

# 明 慧 週 報

副刊 第 141 期 2007 年 12 月 21 日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王恭的人，从会稽回家后，同宗前辈王忱去探望他，看到他坐在一张六尺长的很精致的竹席上，觉得既新奇，又喜欢，继而便动了贪心，然后对王恭说：“你从会稽那边回来，所以能够弄到这种新鲜的好东西，不妨送一张给我。”当时王恭没有说什么，就又聊了一些别的事情。

## 王恭无长物



王忱走后，王恭就让家里人把自己坐的那张竹席给王忱送过去。王恭没有多余的席子，就只好坐在草垫上。后来王忱听说这事，非常惊讶，且又觉得惭愧，就对王恭说：“我本来以为你有多余的，所以才向你求，真是……”王恭回答说：“你不了解我，我做人的标准是，在生活上不喜欢多余的东西。我以为，只有少了物质上的累赘，才会有心灵上自在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啊。”

作为一个人，在人生的一辈子当中“需要”的东西并不多，而“想要”的东西则太多太多。有多少人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吃不好睡不好，搞的一身糟，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伤痛；有的争的头破血流，甚至搭上了性命。对物欲的追求并非好事，放不下的执著，才是人生的大敌。◇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通过这件事，我对法轮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中共的电视、报纸把我们骗了这么多年。

我是偏僻山村的一名幼儿教师，

为了给孩子们添一些教材、玩具，我起身到县城去进货。早上起来去县城公路等班车，因我住家的地方离乡公路还有一段路，赶到后，乡里到县城的班车已经走了。我们这里每天只有一趟车，早上去县城，晚上返回。车没赶上，心想只有租一辆摩托，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车，我上前打招呼，车就停下来了。司机也没多问就叫我上了车，这位司机态度很好，叫我把车门关好。上车后我听到他在给另外坐车的人讲善恶有报，天安门自焚骗局，“真善忍”好，及通过炼法轮功身体发生的变化。

我当时因想尽快到县城进货，办完事后能赶上回去的班车，我也没有多在意听，不知不觉就到了县城，司机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点，我给车费他不要，还提醒我所带的行李不要忘了，我非常感激。现在很多司机出门捞外快，千方百计搞钱，这人太好了。

我急急忙忙到了进货的商店，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把要买回的书和玩具选好了，店主帮我包装好了，付钱的时候一掏钱，包是空的，钱不见了。当时我很着急，也不知道忙乱中在什么地方把钱搞丢了，钱没了，选的货也拿不走了。没办法只好去找县城的熟人借了钱，才把货买回去。因为钱丢了，当时的情绪很不好，有些痛苦。我家在农村，经济不好，要挣几百元钱也很难。回家后丈夫知道了，还与我生气，为此我还伤心的哭了一场。事后心想也只有自认倒霉，运气不好。

可是过了几天，忽然接了一个电话，是乡上打来的，叫我到乡上去拿丢了的钱。当时我真有点不相信，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又没有人知道我的住址，也不知道电话联系号码，捡钱的人还能找到乡里来，还给我送到家，难道这钱对他就没有用吗？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和丈夫去了乡上，原来是几天前搭他车不要车费的那位司机，我非常感动。事情是这样的，司机讲，我搭他车的第二天，他发现车上有一卷钱，有五百七十元，当时就逐个打电话找昨天坐过车的人询问，都被排除后，就确定这钱是我丢的，他又不认识我，当时只听说我是村里的幼儿教师，就到我去他住的地方了解，问到了我住的村社，姓名，才找乡上的熟人通知我。听后我太感动了，现在这个社会还有这么好的人。我们要留他吃顿饭表示感谢，他谢绝了，给他买了一包最好的烟，他不会抽，也不要，他说这不算什么，只要是学法轮大法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以前我不了解法轮功，还听信了电视报纸的歪曲报导，通过这次亲身的经历，我感到现在普通人群当中是绝对找不出有这位法轮功学员这么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心灵。原来中共的报纸和电视都是骗我们老百姓的。◇

## 丢了的錢被送回來了



## 印度校園朵朵蓮花開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偏远乡村学校的二千名师生集体晨炼情景。校长特助用麦克风发出口令，各班级老师带着学生，分成两批，列队学炼法轮功。

# 父親生前的最后一句话

我的父亲去世二十多天了。老人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法轮功好！”写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以启迪世人。

我的父亲一九零八年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念了两年书。十七岁离开老家，去中药铺学徒一年。三十年代，加入了外国人办的基督教会，成了一名基督徒。后来进入日本人办的铁路上班。四四年出了一次行车事故，同事告诫：赶快逃跑，如果被日本人怀疑与抗联有关就危险了。为此，辗转逃避躲过了日本人的迫害。一直到土地改革，共产党来了，老人的灾难也来了。老家的一群中共土匪把老人全家劫持回从小离别的故乡。受尽威逼打骂欺凌之苦。全部财产被抢光。来年春天他们知道老人不会种地，决定把我们撵回城，临行前，开了一张写有“中农”字样的路条，也叫通行证。老人就这样戴上了“中农”帽子。到了四九年因为生活所迫，又重回铁路。在当时老人也算是个文化人，当过小官，但过于耿直，中共官员曾经多次企图拉其入党，均遭到拒绝。五七年反右派时，因为单位没有完成指标，经组织暗示、揭批、落井下石，五八年春天这个老工人被扣上了“中右”的大帽子，被批斗，逼迫交代检查，隔离看管反省。降职降薪调离原工作，监督改造。每月只发给二十八元生活费用以维持六口人的生活，当时四个子女在念书，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靠从口中省出的一点口粮喂养一只小鸡下蛋卖钱补充经济上的不足。

六零年的年三十晚饭我们全家就是喝的玉米面粥。从此，我们全家就没得到一天好日子过。国内外一有风吹草动、甚至某个中共官员下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此地，我们就都得被教训一通。右派、黑五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绝于耳，压的喘不过气，只能低头走路。老人难忍心中之苦，几次欲轻生，都被能吃苦耐劳的老母亲所劝阻。

直到给右派“平反”，压在头上二十多年的大山终于被搬掉了。刚有几天好日子过，他就感谢起恶党了。老人似乎看穿世道：“入党做官”、“入党发财”、“入党才有好日子过”，劝说子孙入党。可见党文化给中国人的毒害有多深，中共恶党成长的过程就是中国人被党文化不断的洗脑的过程。连身受其害的老人尚难逃脱。

《九评共产党》问世后，我们给他念，很快他就明白了共产党是什么，它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恶党近几年对我们全家的迫害（因为子女修炼法轮功），历历在目，老人深恶痛绝。再提共产党就骂不停口。一日闲聊，老人说起“亡国奴”，我们当时没反应过来，而后猛醒：今天的中国人被马列思想奴化，没有中国人的文化、民族精神、忘掉了老祖宗，都成了货真价实的亡国奴！

过去我们多次给老人讲真相，老人还是有些误解，因为共产党的谎言给老人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真相造成了障碍。老人卧床不起期间，我们昼夜守候在老人身旁，无微不至侍候他，不嫌脏，不怕累。不管是他不能说话、还是不能翻身，从不嫌弃他。我们还放法轮大法音乐和歌曲给他听。

在多日不能说话的一天深夜，老人清晰的说：“忠字舞邪！”稍停片刻又说：“法轮功好！”这就是老人生前的最后一句话。



## 宋黑子的醒悟



零六年冬天，黑龙江省达连河镇政府“六一零”（江氏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恶人让北达连河的村民宋黑子专门撕毁当地法轮功学员贴在路边电线杆和墙上的传单，宋黑子每天能挣三十元人民币，他觉得这差事又省心又不费力，钱来的也太容易了。于是他洋洋得意的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千万别间断贴标语和传单，你们要不贴，我就没事干，也挣不到钱了。”

法轮功学员对他讲真相，告诉他撕毁真相标语一定会遭恶报的，不能挣这伤天害理的钱！宋黑子不以为然，照样每天去撕毁真相标语和传单。

可时间不长，宋黑子的妻子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得了脑血栓，不能动了，宋黑子心里想：难道真是因为我撕标语遭恶报了？那应该我遭恶报，而不是报应到我妻子的身上，他半信半疑还去撕。

一天，他在院子里劈柴，崩起来的木头条子正好弹在他眼睛上，疼得他直打滚，这回他明白了，大法弟子告诉他的是真话，是为他好，今后再也不能挣这昧心钱了。于是明白真相的宋黑子卷起行李外出打工挣钱去了。◇

## 彩霞满天

观鹊闹，  
小童嬉戏哈哈笑。  
哈哈笑，  
乾坤春瑞，  
法轮功好。

啪啪霹雳燃鞭炮，  
湖妖江怪哇哇叫。  
哇哇叫，  
爬天钻地，  
哪儿能跑？

